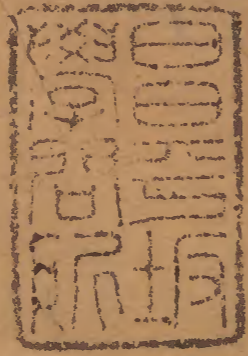


曲江集

六之十二



| | | | | |
|---|---|---|---|---|
| | | | 五 | 漢 |
| | | | 四 | 書 |
| | | | 九 | 門 |
| | | | 四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三 | | 五 | 漢 |
| 四 | | 四 | 書 |
| 函 | | 五 | |
| 一 | 四 | 四 | |
| 七 | 冊 | 號 | 類 |
| 架 | |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5454 |
| 冊數 | 4 (2) | |
| 函號 | 314 | 182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共四本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淺草文庫

制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每不敢康觀
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
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惕厲斯在為人上而慙德

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
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
大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
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
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
吉日追崇九廟採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
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
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
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
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

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歲和之際俾承厚
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
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祉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群
公舊勲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
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實封子孫
淪屈者所由勘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籌其官榮逝者
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
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

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
皇王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
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
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續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
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烈聖其庶
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群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
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大和聚乃幽遐率由
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鱗鳳已臻將覽悟而
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初欲勿議
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

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祖太宗之業憲
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精意上達彤蜺來
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
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事天
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
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
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
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頓首霜飈莫獻之辰變同韶景
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無德不報宜封
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飾

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神
祠率土之內賜酺七日任於村坊宴樂不得聚斂煩
勞其節文有未霑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
處行事者從一處叙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者蓋取誠享以遵告類
朕恭承祖宗之烈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祇畏不敢荒
寧故勒兵朔陸先展義於汾社迴旆睢上遂有事於
郊壇正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
禮降神乃為徽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予道為先惟

茲精神在乎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
以率由舊章敬恭明祀嚴配之誠既展奠獻之禮又
終且春秋之議大事若祀齋祭之福庶品維祺豈獨
在予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為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
見教於人朕其庶乎有慙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
絕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
下蒙福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實降鑒今嗣歲初吉農
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粢盛是所嚴祇敢

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
謂敦本之爲小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
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公
革必本人情遵古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
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一紀
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青未弭黎人未康若
有由而然則在予之責有能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
每渴賢良無忘鑒寐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
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
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

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長官勘責有才堪應務
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老邁
情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
比尚沉疴者委宗正勘實奏聞唐元兩營立功官任
折衝並改與即將郎將改與中即其亡官失爵量加
收叙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
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夫該者所司
比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
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
日布告遐邇咸使知聞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勅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使

勅處分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使

勅歲初處分

勅令禮部掌責人

勅幸西京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選人

勅議放私鑄錢

勅處分宴朔方將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汝州刺史制 廢王皇后制

停張說中書令制 勅處分舉人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姻媾且猶正於人倫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

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造偽不首勾合知情受偽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隸為百姓至彼勿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惻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曠騎衛士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

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勳一轉東宮官
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祇供官等更加勳一轉五禮
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
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更加
勳一轉禮官儉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等
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
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勳一轉皇太子舅尚輦奉
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
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
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
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
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
賜物即宜領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
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
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
共理黎元于茲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
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亾出於不足爭訟

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五教
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
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
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
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
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
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
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
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
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
州近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
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
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
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忘至理實仗群賢何嘗
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能軾光寵有加甘靈鳳
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為庶尹所能已
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求懷更為後圖或未晚
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已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

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逖想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寘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湏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無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叅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湏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天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

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
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
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
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叅佐踰
年而競入此獨爲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
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
中外爲隔唯以億兆爲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
所在括附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
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即有
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

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
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乃多幽枉都
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主吏自今已後天
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
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
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
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
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
聞比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

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
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
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
浮情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
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末圖政之
殊尤未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為政者防
於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為之所雖
遭歲惡固亦人安况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

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逝者未必為削
為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
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
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
助逃之費是為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
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
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
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
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增祿秩
此而可容孰為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

澤以時農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寬滯致有妨奪鰥寡俾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朕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若無欽崇命不求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平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宓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為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盡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踏駁俗尚澆醜當是為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為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

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湏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受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惻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

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湏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饜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

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
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
須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與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
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
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况宗伯掌禮
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
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頃屬關輔無年遽爾東幸
固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
陵所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
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
幸所須務從節減所由明爲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
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爲本賦歛未均當宁思之
良所於邑且十連爲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
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

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綱理吏
人有犯所在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
稅量事取安朕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物不可
妄干其使宜令中書門下即簡擇奏聞朕將親覽
焉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
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
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
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
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
爲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
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
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
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
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
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
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

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
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
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
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爲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
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
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
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
食食訖好去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
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緝寧朝
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
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
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
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殷懷吏
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伏賢而
前此使車不無殷鑒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
毫髮大莫振於綱領本不條察却用煩苛末言所期

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通才以蠲疾苦之原
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萬人朕所設官以
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也宜副朕懷可
依前件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
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踈
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
為致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後
宜令依舊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質有
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
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
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
間給用不贍求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
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
今來時異事變及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
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
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
陲經畧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
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
畧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狂寇
覆巢以奔北群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
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
安郡王禕與一子官

勅宴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翻覆荐歲不寧戎
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
略無遺唯實除邊患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
陳賀深所嘉尚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人或寃繫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
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
各委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逾隆
一等有情狀難容合決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
諸州亦並准此

勅擇日告廟

勅邊境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車
徒屢出蕩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
落常為能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
柔而不變梟音輒為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
珪等乘間電發表裏奮討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
北之侵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
廟之略下仗群帥之功令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
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籍田之制

門下染盛所以奉神祇耕籍以助人力既義率于下
土而敬在其中是為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
古而號公致諫漢文修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
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匱神困人降災
移歲庸不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
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神廩宜
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
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
王治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洵等性皆中

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丞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

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為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為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為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

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
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
下可廢為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為
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
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
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
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

史於宅修撰主者施行

勅處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
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
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矧等各
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
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勅書

勅薛泰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等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北庭士庶等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囚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旨自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為上夏初已

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及多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盧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盧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囑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鏑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為災今將藥物可以時將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將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界此為劉渙凶逆處置狂踈遂令此蕃暫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繼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猖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衆掎搯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侵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寔以時敘定
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
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
此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
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
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
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
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
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伺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

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痲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荅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斥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
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
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
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
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
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
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
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
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為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
地果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猥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尚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連醜皆可成擒應爲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夫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悔亡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寇讐自斃大羊之群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朽張羲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直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非一烏雜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是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為梗將遂掃蕩懸賞須明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叙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為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
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
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藉卿運籌徐以計
取况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
殘蕞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
略有芟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
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
以師行兵貴從權以時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
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
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
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
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
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
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
懷來在卿良筭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
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為勞力卿
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
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感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徃愆更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鬱捷等順道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實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為福因敗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末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奏聞朕當即有處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勅書

勅新羅金興光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松模都督涅禮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五篇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渤海大武藝四書

勅平盧烏知義書

勅河東節度王忠嗣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綸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聞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和陌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楷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其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洪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
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
及依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
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
令隨事賞賜亦云且得安寧過封王豈直賞功而
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
理亦聞殺害無罪棒打又多衆不安遂致非命然
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如此朕亦知之然
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亦難乎但恐卿今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旣亡卿初
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珪先往彼
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即有處分夏中甚熱
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
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倚官釋雲輒構異謀携
閭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遯無
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

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爲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去亂羣當已寧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各宜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突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爲防護今聞涅禮以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爲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喪氣與諸將計會遂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旣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誠可殘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鬪防困獸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

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珪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
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松模都督涅禮書

勅松模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涅禮得張守珪表知
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
之與神道可得有不有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
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况卿赤心復
加戍捷然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
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烏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
須邀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
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
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携以逸待勞取之必
也既有尅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遏喪敗之
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孰料萬全然可邀
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
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筭已多勿復忽忽
致難於末路卿比疥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

勤秋涼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
家之威武取叛亾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
緣卿大朝節制暫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
輕兵遣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
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
所徵萬人即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
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
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
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
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衷叛亡相繼及師
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
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
祿山楊景暉取雪前耻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
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
須弔祭應合贈飾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

深木落規畧是時不有斲勞何以除惡永久為患將
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勒朔方想
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措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
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
叛亡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為我所得惟有
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闢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
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
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
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
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
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
瘞救療弔死問生寇讐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
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
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厲以保功名平盧軍
儲取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
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

後漸熟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於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為林闔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邂逅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并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

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撫柔糝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梟鷁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遍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在義實疚懷凡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實鄉貫具以狀聞懼彼傷魂當有贈飾興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按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頓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

異宜奄忽爲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久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鬪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

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戍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讐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况為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没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

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漠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陁羅往亦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同軍即辦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勅書

勅常州別駕董德運書

勅當悉羗首領書

勅許齊物書

勅隴右節度蔭成本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略蓋嘉運書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疾行事乖踈董念封經使其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冤誣後自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藉綏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修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

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羗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為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為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羗嘉弄等亦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豫備惡人寇讐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熟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嵩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出鹽井比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及吏人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嵩用兵取其城堡略觀此意必欲為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眾犬羊之類復何能為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為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

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
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即有優拔自餘戰士
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豐比尋常
勉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
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
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
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執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
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
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
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
未必已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
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
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
經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
嗟嘆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

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念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為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為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
言念勤勞良所嘆懣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
彌年足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
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
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
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
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
應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
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
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
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苗既能
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
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
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得
以此為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為上策若
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
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
軍能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
受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
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
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
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進今授
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請
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
遠着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
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
陲自夏已來圍逼踈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遍城張
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

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為其所知持
久則難不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
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
勢臨機適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
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
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
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為國盡誠決命寇讐

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
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
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
識此意即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
賞亦即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姦
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
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
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
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僕或覺此
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

夏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
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
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
我大惠敢作寇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
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
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
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

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
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勞則自潰若以
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為後患卿彼諸將
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
可圖無為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
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務量力為彼此之計也所緣兵
募行賜則令所由支遣已別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
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
龍交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
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鬪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比為料亦以為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玉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

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勳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

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
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
明密與兩軍作號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
守信賊公行來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
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
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
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
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群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
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
料比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
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
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叙勞兼云擒獲
人當優賞宜具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
已若困窮蹙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
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勅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略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

也可突干狡筭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

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殛愚蔽

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行

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

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

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

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

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

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為轉禍之計以救

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直為上智今將

疇其并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
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珪
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
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縣令并百姓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
為父子情與羊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
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
能為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苾伽可汗
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為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為子可
汗即合為孫以孫比兒似踈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
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為孫漸成踈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為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忘彼使近來具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當善執柔謙永以為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向炎蒸路且修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

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荅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為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為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為父子及兒紹續情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為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茲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總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

辭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總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為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

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徃意其後審
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負
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
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
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為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
鐵石為心可汗具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
無義却以我為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闕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為補答亦何足
難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讐慕
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為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
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普
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
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珍奇黑毬赤縻
亦為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
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
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
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為必其自省前非
更思恩舊朕即棄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
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
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
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各前至納馬倍多
故總與留着已給物市貢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
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
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
信約遂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
朕緣兒義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
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
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今覩都賜蘇農賀勒下及
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絹任其市場想兒知之其馬今
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
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子之國直徃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兒所發遣徃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迴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利達干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徃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處羅達于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退一二在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北番復與朕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于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許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為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為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凶何為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

不總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
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
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
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
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
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為詞未知孰是
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
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
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
下人邀功變好為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誠
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
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普及
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
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
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
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
相為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
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

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竇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婭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該誘雋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為遙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為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熱贊普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壇場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為通和蠻中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已惡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為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儻有所傷慎勿為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日更別具委曲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竇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文集卷第十一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勅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張待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蒙歸義書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蒙歸義書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襲仁哲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奸存焉惟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

此總無備矣疑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要隨事修營何所致疑以此為語如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足為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實元禮中間所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

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
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去
越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
在蠻中人即隨地所以侵竊亦是群蠻皆在荒遐豈
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
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
此贊普亦須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
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
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贊普及平章
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遣書指
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
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
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須和順使歡
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
即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混之緣此
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
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
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
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
於突騎施蕞爾醜虜頃年恃我為援幸至今日而敢
辜恩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
者以意向道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為必然今
乃定婚如初黨惡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
實元禮徃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為此追還其
人實將兵向西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
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有信有禮

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

若言不可親雖在匹

夫尚多耻媿何況君長能無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
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宿恩共
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
徃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
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
為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
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
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
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

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答并更附少信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比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爲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鬪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

大道論之替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
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但為誓約在近
視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先令莽問欲盡舊情
必定為惡別為之所一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
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
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
宣徃意秋冷替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
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
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于術四鎮咽喉倘為賊
所守事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
要處出兵以為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
時皆委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
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祇長寇讐自夏
及今連營不散踈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

為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
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
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
得成師若無斲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
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
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為
計既為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發三
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太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
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
隨事支擬及克宴賜朕則續支送涼州云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
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闊此一分頭抄掠
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與
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
異一家况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
籌宜凶黨復來固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

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
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甚
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冑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
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
固無隔閔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
節突騎施凶逆慮其寇掠卿宜善討勿令不覺其來
已西商胡北遭發冑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
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
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此與護密相為唇齒
而發冑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
惡積政立真擅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讐疾頑暴
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
今授卿將軍賜物一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
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勃律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鎮常以為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侵自消遙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敘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屬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
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
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
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
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
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
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

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
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
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旣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
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
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
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
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
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
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
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

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為言此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熱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

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無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圍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得先舉舊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為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均書

勅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郝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祖逝深愴于懷言念遠人必籍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繼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吊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領阿訛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

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魯
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
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耽
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
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
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
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
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
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徃彼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
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